

毛

詩

說

毛詩卷三

許有可說

小雅二

雅正也雅本鳥名雅之飛也必滿張斜亞其翼之大翎如牙之列而其身始正猶歌詩者必永言揚曳其音使之合律而後其聲始正也風由乎俗雅關乎政此風雅之別也雅有小大者政有小大也政亦非有小大以其主乎國中則謂之小對乎天下則謂之大也

鹿鳴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

爲什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鹿鳴燕賓也古者與賢必以賓禮禮之敬之至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和鳴求友之聲喻主人求助於賓也苹蘋蒿即蘋蒿也鼓瑟吹笙工人歌以樂賓也將行也承筐是將奉筐而實以幣帛以酬賓勸酒也人統眾賓而言也周行周官之行列也治國以官人爲急能官人則大小各就其列無曠職也禮至旅酬而語賓乃擇言而言故欲其示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

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斅

萬民也即青萬也視民民視也快偷也君子指已在位者或用燕安教樂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蔓草湛樂之久也

卷耳薦賢懷寘彼周行臣之職也鹿鳴賓賢求示我周行君之道也故鄉飲燕射皆歌此詩爲首

四牡五章章五句

四牡勵臣節也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馬皆壯喻能任重行遠也駢駢兩駢也四牡則兩服兩駢而止言駢駢者以駢之佐服喻臣之輔君也周道周王之道倭遲廣遠無際也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曲折詳盡故言倭遲也賢人致身於君惟君所使奉王章而勤王事乃其分也故雖有懷歸之私而尤以王事靡盬爲傷悲也

四牡駢駢嘽嘽駘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嘽嘽疾行貌駘道馬即駢馬也馬勞則人亦勞矣啓跪處居也翻翻者舉或飛或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翻翻飛貌擊夫不令鶉鴝鳥之孝者將奉養也雞之飛也猶有

下集之時而勤王事者至不遑將其父母人豈不如烏乎未敢以私恩害公義先公後私之道然也

翩翩者騮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枸櫞也

駕彼四騮載驟駉駉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諄

不馳而小疾曰驟駉駉驟駉諄念也念不遑將也非賓作是歌也設言其念親之情耳獨言將母承上章也

三年大比而興賢能則出事親之身而爲事君之身參國爾忘家父母且不遑養而況於其身乎君之於臣既已賓而舉之爲臣者即當移孝作忠以事其上故燕之即勵之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皇皇者華勉下問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精楛中而外見者高平曰原卞濕曰隰華滿原隰喻至理隨在皆具不可自賢而棄眾善也駢駢馬行疾而多也征夫行人也用之則行故以征夫爲言也每懷靡及則不自滿假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物濡則順如濡言御之和柔也古者以射正身至成己以御調馬至成物故又言善御喻能出長入治也周周人也爰於咨諏

也。詠取其善也。咨嗟而詠重善言也。言周之所藉以治天下者
惟在不自用而廣爲訪問也。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王者之下
問於賢能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又望賢能之善於下問，以輔
周政治也。諒謀度詢而問之，能事畢矣。

我馬維駟，六轡如緜。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如緜猶如濡也。謀斷於心也。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度準於禮也。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駟馬相因依也。六轡均則可以均邦國矣。詢信也。信可行也。

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則鹿鳴之三本爲興賢能而作而
燕饗臣工客使亦通用耳至詩中首篇言周行次篇言周道
則周之所以爲周者固莫重於官禮也而此詩又四言周咨
者蓋周之官禮亦非師心自用乃上監前五下集衆善之所
成即後人繼治因時因地或有損益亦不外廣爲訪問以用
中於民耳而成周致治之隆於茲可見矣

常棣八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麥李也鄂同萼木同附韡韡光明貌萼附相附猶言兄弟

如手足也。釋辭則相得益彰矣。人同類也。兄弟亦人耳。而以爲莫如者。同氣相助爲尤切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感母懷恤。哀聚也。言死喪之禍。可畏。惟兄弟爲相恤。即至聚尸原野。亦惟兄弟相收也。朱子曰。此詩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闢闕爲言。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脊令。雖渠水鳥也。飛則鳴。行則搖。在原亦非其所以喻兄弟之急難相救也。況。同况。憂也。雖有良朋。徒爲長歎。明莫如兄弟也。兄弟闕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關關狠也外禦禦外侮也務專力也系取疾助也言兄弟即或有不和於內而一有外侮則併力禦之良朋雖取無有助者則兄弟之情又於斯可見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患難惟兄弟相親安寧乃兄弟相疎至以人所莫如者而視之不如友生則弟思之甚矣

備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備陳飯饗具俱也孺猶童年兄弟時也此下又極言兄弟有真樂以反覆申明莫如之故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人之和樂兄弟之外莫如妻子然妻子之好猶以人合木如兄弟同氣尤以天合之自然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豈其然乎

琴手究窮圖謀豈信也兄弟樂則室家之宜妻孥之樂無不由之其謂不如友生者特未究圖身苟究而圖之其宜且樂也不信然乎

人情莫親於兄弟而勢莫易疎於兄弟首章言莫如兄弟言其情也五章言不如友生言其勢也然究之親者天理之喜疎者人欲之偏此詩雖弔二叔之不咸而於親疎情偏見焉辨督矣王者之治天下也賢與親不可偏廢故鹿鳴之三以

尊賢而此詩次之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木必伐而後成器。丁丁審曲面勢以取正也。嚶嚶和鳴求友聲。俱以喻朋友故舊之爲己助也。聽猶順也。鳥求友則出幽谷而升喬木。人求友則神亦聽而致和平。極言友之不可忽也。諸父諸舅兄弟皆友也。下文乃詳言之。

伐木許許。醜酒有英。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覯。於

祭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牲以速諸男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許許詳慎意釀沖酒去糟也禮縮酌用茅是也藝美貌疇未成
羊也連召也諸父同姓尊者適適有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美
辭祭鮮明貌饋饋食也八簋成饌也諸男異姓尊者各適也

伐木于阪釀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逸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有
酒清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踴踴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清矣

衍亦美也兄弟同異姓同儕也無遠皆在也失德不相好也乾
餼薄物也愆過也滑亦釀也滑我我滑也醑賈也坎坎鼓聲踴
踴舞貌

伐木次常棣親親之殺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王者賢賢親親於其臣，臣受賜者以此詩祝王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保安也。爾指王也。固，堅也。單，亶，通除。開度眾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戩。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戩，進。戩，善。罄，盡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增益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言言諷日擇士之善蠲吉齋戒祿濯之潔飭酒食也事人鬼曰
享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享名也公先公也祖紺以上至后稷
也先手大王以下也右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卜爾萬壽
無疆戶傳神意嘏主人之辭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神通天神地示而言弔。至詒道也。由孝享而推之神示亦無不
至而遺以福也。質實也。質則無僞。故民但日用飲食也。黎衆也。
羣黎謂羣臣百姓。謂百族。蓋兼內外諸侯言也。爲猶助也。徧助
以德則天下平矣。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

或承

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也騫虧承繼也松柏之黃新故相承不見彫落也此章極言治平之悠久也

治國之經脩身之外專賢親親爲要此詩雖爲臣下祝君之辭然自鹿鳴至伐木先王之禮親賢無不備至則長治三百年亦其理然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遺戍也程子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過十一月乃歸如後世防秋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作始出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即獯鬻也此言在家啓行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柔嫩也烈烈憂貌聘問也甫至戍所故職掌未定前後並戍故無人歸問也此言行而至戍也

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剛堅也陽十月也純陰用事媿於無陽故名陽月也首章不遑

在家不遑也。此章不遑在戎不遑也。疾病也。來生還也。言竭力致死無還心也。此言戎事險要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路也。君子謂大將也。業業行不息也。捷勝也。戎而寇至不敢安居。一月三戰而三捷也。此言戎時戰守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欲息不得息也。君子甲士。小人徒卒也。依倚。腓隨也。甲士

乘車倚馬而徒卒又隨車而動也。翼翼整飭也。象珩以象骨飾弓也。魚海獸名。服天龍也。魚皮可爲天服。戒警轉急也。此言戰畢治兵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楊柳蒲柳也。依依柔貌。遲遲遠也。傷悲從軍之苦也。此言戍歸在道也。

此後世從軍行之祖也。聖王御宇中夏。又安而後張皇六師。以禦外侮。必不得已之事也。故天保以上治內有餘。始繼采薇以治外。而使民犯難。又詳悉其勞苦之情。夫豈窮兵黷武。

所得藉口者哉

出車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選帥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謂南仲也。牧郊外也。天子時王也。或武或成不可考矣。僕夫戎御也。難不易爲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彼旒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郊在牧內。前軍至牧。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旒。後殿之

旗也建立也既設旒而又建旒於旒干之首也旒旒旒旒旒旒垂
魏胡不旒旒猶傳云建而旒之也振旅奏憚可以卷旒而歸出
方治兵尤尚嚴肅不可不建且旒也況瘳重大其事而憂懼
悴也僕夫且然主將可知

王命南仲往域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
赫南仲職執于衆

王即天子也承天克家曰天子建極三才曰王其實一也南氏
仲行時大將望父南季皆其後也方朔方蓋即幽都也彭彭多
貌交龍曰旂央央居中也赫赫威武貌衆除也攘而除之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艱不遑啟居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

塗凍釋而泥塗也。黍稷華秋初也。雨雪塗春初也。簡書竹簡所書。六典中政典之類。畏畏有常憲也。

嘒嘒草蟲。超超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君子西陸之人。謂南仲也。西陸。遭戎人之暴。未見南仲而憂。既見南仲而慰者。以其能却西戎也。薄。發語辭。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卉。草也。春初伐戎。春季。葵。斂卉木。萋而采芣。取士女安堵。與嘒。

蟲趨蚤景象大不侔也。訊魁首當訊問者，雖徒眾也，執獲而歸班師獻俘也。惠平也，獨舉平獫狁者，獫狁強故大其事也。

爲大將者，公爾忘私，則室家之念非所存也。故此詩特詳其出軍之速，治軍之嚴，臨事之懼，經略之勞，聲望之著，功業之隆，而策勳銘常，即視之矣。此先王敬大臣之道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征夫獨行，故以杕杜起興。又因以驗時也。皖，實貌。嗣，續也。繼嗣

我日言從王事日復一日無休期也章末皆設爲室家念已猶魏風陟岵之意也遑莫其暇而不得暇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歸望其歸而不見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車軸必用檀爲美故曰檀車憚憚敝貌瘡瘡寵貌不遠父母望子之心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

夫過也

此則通章言家中望征夫之切也匪載匪來猶古詩言傾耳非車音也逝過愴憂也過期不至則多憂也情俱會合也以下筮終之恩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范氏曰出車勞帥故美其功杖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也

魚麗六章章二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魚麗于罟罟_魚君子有酒旨且多_魚

鹿者也。寡婦之笄謂之鬻。鬻揚也。一名黃頰。鬻鮓也。一名吹沙。魚多爲豐大之兆。酒旨可燕衍之時皆太平無事之景象也。君子有酒則非般樂而固以行禮矣。

魚麗于罍。紡。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鱧也。即烏魚也。

魚麗于罍。鱧。君子有酒旨且有。

鱧。鱧額白魚也。性好偃腹著地。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以下三章極咏歎以見物盛時和之致。言魚言酒猶指一端而言。統之以物無不盡然也。

物其旨矣維其備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時謂天開景運適當其時也

內安外攘天下無事物類蕃昌君臣上下惟雍容禮樂以悠久之此成周刑措時矣故魚麗殿鹿鳴之什

鹿鳴什十篇五十二章三百九句

南陔什二之二

南陔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皆有題無詩詩固聖人所刪題亦聖人所留也夫周之詩多矣聖人去其

繁冗而錄其有當於義者除商頌爲先代之詩止以三百爲率未嘗多也而此六篇者其詩既刪其題猶存何也蓋詩之整數本取國風百六十篇小雅八十篇大雅周頌各三十篇也然其數嫌於太整而魯又無詩故大雅周頌各增其一而又加魯頌四篇遂刪此六詩以成其數而其題尚留者篇什已定若并削其題則小雅七十四篇零數太多不成乎什且又無以見小雅篇數本半國風之意也至其詩已刪不必強爲之說而其次則詩序中小雅盡廢總論其說必有所受今從之若毛公意爲移易與朱子據儀禮馬次恐俱非聖人刪詩本旨

白華

華黍

由庚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有嘉魚禮賢而冀其安也

南有嘉魚魚然魚單魚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非必有定處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故言南耳嘉美也嘉魚喻嘉賓也燕魚取也單編細竹爲管以單魚也單而又單喻求之無已也賓以禮之燕以樂之好之至也

南有嘉魚魚然魚汕魚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汕操也。以薄圓取魚也。卑止。自上籠下汕。則旁圓而欲使無遺。喻好賢之至。必無遺賢而後可也。衍亦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下垂。喻王者之下賚也。甘瓠。上累。喻賢人之上進也。瓠。甘匏。苦瓠可食。匏不可食。甘瓠可食。喻賢人之有用於世也。故聖人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綏者。固結之。惟恐不安其位也。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求忠臣必於孝子。故又以騅喻也。來思。思其來也。又思賓既燕而。又思所以燕之。惟恐賓之不安。有加無已也。

聖王之尚賢也外盡其禮內竭其誠猶慮賢人之不安其位夫豈有私於賢而陽慕其名哉蓋養賢以及萬民其所繫非淺鮮矣否則忠敬稍有未至子思操使者而不受穆生忘設醴而稱瘞君子見幾而作以身殉道必不可以虛拘也

崇丘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而天下長治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可食每章山舉南北而歷言所有以喻無地不生材而皆有用於世也君子有德稱位之賢人也基

本也。萬壽無期，能保子孫黎民於無窮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君子者，天地人物之精神命脉也。大有元亨，則邦家光矣。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杞樹如栲，一名狗骨，苟無民，何有君？而惟君子為民之父母，探本而言極形，所以樂也。德音不已，王者之仁聲善教，藉君子以傳於無窮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遐，不眉壽者言君子之德教所垂者遠不止。如眉之壽，蓋能為國祈年永命，非特百年之勝殘去殺也。茂，盛也。

南山有栢北山有桤樂只君子遐不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僂
枸枳枸一名木蜜椀鼠梓一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耆老人
面凍皴色如浮垢也保艾養也爾謂時王也僂後王也

南有嘉魚可知吐握之勤南山有臺可想成康之盛

由儀

蓼蕭四章章六句

蓼蕭諸侯美王時巡澤及四海也

分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

蓼長大貌漙露盛也君子謂王也寫輸也燕笑語者略君臣之

分而與諸侯情相親也。處不去也。譽本素著見愈可徵也。此言王之始至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龍之為物變化不測。大君之象為龍為光。猶云神聖英明也。譽差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泥泥露濡也。燕安豈樂弟悌也。安於豈弟則非勉強。豈宜兄弟。周尚親親也。壽豈久於豈弟也。惟安故能久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條華沖沖。和鸞雛雛。萬福攸同。

漙漙露浹也。條華龍勒條為轡華路也。條通沖。沖順序而多。

也天子五戎百二十乘凡王之會同巡狩止乘革路王金象三路不以行也鈴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鸞離和也倬革冲冲嚴武備也和鸞離離尚文德也此時巡舉而言還也夫如是則萬福同考攸所同聚也

首章言王仁次章言王威三章言王道尚親末章言王儀美盛而王澤所被如露之無不浹

湛露四章章四句

湛露天子美諸侯朝正也諸侯正月朝王謂之朝正所以尊王正謹侯度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深貌。陽日暗乾也。露雖晞必日以烜之而後淪決於物。喻諸侯雖有仁德亦必天子明聖而後能治其國也。厭厭久安貌。夜飲燕至夜也不醉無歸欲極歡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豐盛也。宗路寢也。凡燕在路寢之前。宰考成禮而退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顯明允信也。君子謂諸侯也。莫不令德者。即醉而禮無不成亦足徵令德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實親附貌。喻諸侯之尊親王室也。惟其豈弟故能親手莫

不令儀者非特其儀之美并可爲人之儀法也

蓼蕭表王靈之溥湛露志侯度之虔皆周室之隆也

南陔什十篇六篇辭刑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彤弓什二之三

彤弓三章章六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詔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朱弓也彤施鞶受弓人告弓成而受之也藏藏之於府以
待有功不輕與人也嘉賓謂有功諸侯也既賜也既設宿懸也
饗大饗禮也

彤弓。彤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載載之弓。樂請抗之也。右戶西賓位也。

彤弓。彤兮。受言樂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請之。樂籍也。請報其功也。

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彤矢百。設弓矢千。以覺報身。蓋天下有道而賞不僭。故諸侯用命能奮武衛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美共伯也。厲王暴虐。民不堪命。流王於彘。共伯攝政。王室復安。至十四年。厲王崩。而立宣王。遂成中。

興之業故詩人美之 按共和之說經無明文而史氏以爲周召行政號曰共和汲冢書則曰共伯和于王倍又衛世家釐侯世子爲共伯餘釐侯卒餘即停餘弟和篡殺餘自卒是爲武公詩序言世子共伯早死言各不同愚意書缺雖無可徵而聖經刪定尚有可以折衷者夫宣王中興魯孝衛武適俱同時佐治而衛武尤先當厲王之末故衛風既載淇奥而小雅賓筵大雅之抑其次又約略可考而和又爲武公之名則所謂共伯疑即武公也蓋武公以國子膺聖入兼王官則共即優阮祖共之共乃王官采邑而非諡也伯乃九命作伯分陝二

伯之伯非伯仲與伯子男之伯也。生稱共伯舉其官也。沒諡武公以其能靖王室大亂而啓中興也。然則武公非特衛之賢君實爲中興之功。宗元祀媿美公且參而名餘焉。無是公共和亦無是號于王殺兄必無是事。詩序言其早死亦屬無稽。又可因詩而定也。至小雅刑定十五篇至彤弓而止。周初全盛之詩也。自此至無羊亦十五篇。宣王中興之詩也。則此詩當爲中興之本。故首列之。因并附錄以俟有道之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萬也。大陵曰阿。君子謂共伯也。儀威儀也。厲王暴虐國無

老成人無儀久矣故以見爲樂樂人有儀刑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錫特賜也古者貨貝有五種皆以類爲朋百朋言其多也喻君子以類彙征而百官皆得其人也然則尹方申樊諸卿其皆共伯所舉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汎而又汎在水無依薄也舟以涉川木貴堅緻以楊爲舟則鬆脆不勝任矣沉已破壞也浮未安定也載沉喻厲王已流於羣載浮喻宣王尚幼遜召公家未正儲位也休安也共伯攝政王

室復安也

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
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
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
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
矣白華廢則薦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
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
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
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平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
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

四方文侵中國微矣蓋周之全盛形於小雅至形弓而備此詩本非周初之雅故獨曰無禮儀以別之而序說亦綴於小雅之末者蓋宣王所恃以中興則猶有小雅之遺也若周之東遷上蹶不可復振豈非無菁莪君子之故歟此讀詩者所以不能無盡廢之說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六月美宣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玃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六月斗柄昏建木之月棲棲欲息不得息也戎車立戎之車飭

整也常服衲服韋弁服也熾凶焰如火熾也王于出征宣王親
征也匡正也王國而爲獫狁所侵則微弱甚矣故出征以正之
也

比物四驥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
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齊物力也戎事尚強則四馬之力尤不可不齊也閑習則法
也既比其力又習於軍法也服即常服也于三十里背城一舍
而軍也王親將則大司馬以下皆佐天子者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駟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
武之服以定王國

脩長廣闊也願大貌秦進盾大令功嚴威翼敬也共同供服事
也有司皆嚴敬以供武事也

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
戎十乘以先啟行

茹度也匪茹不可測度也焦獲畿內數名亦名飢口在今西安
府涇陽縣界鎬鎬京也方疑即方叔采邑涇陽涇水之北言居
言侵言及言至見其久踞內地而又深入蔓延爲患也織文織
以五色使成文也鳥朱雀也章明也鳥章前軍之旗白天白也
旆建而旆之也巾車建大白以即戎是也元戎戎路也先驅
前軍也啟開行道也宣王自將而又自乘元戎十乘以先驅啟

行寇患既深不得不親赴矢石以勵戎行而壯軍威也此宣王
所由以中興也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信既信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
武吉甫萬邦爲憲

玁狁內侵至王親乘元戎以先驅啟行則王亦危甚矣然王威
震疊玁狁見即退遁而後戎車獲安也上言元戎此言戎車皆
指王而言至危之事不可以斥手故止以車爲稱猶後世言乘
輿也輕軒皆安車名信與人俱無傷也閑間也大原即禹貢雍
州之原隰乘勝薄伐至于是也文文德武功也吉甫尹吉甫
吉字甫尊稱也儀禮伯某甫是也時蓋爲大司馬佐王出征者

也憲法也萬邦爲憲獫狁退而諸侯奉王章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鱉膾鯉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

燕喜設燕相慶也受受錫於王也祉福也來歸歸私邑也自鎬
者戎事既畢自王朝而歸也冬歷時久也獫狁來侵禦而退之
未嘗遠出故不曰遠而曰久也飲飲酒也御勸侑也侯維也張
氏仲行吉甫之友也此章美吉甫之燕喜而不及王何也侵鎬
及方鐘虘震動羣宜王奮威自將背城借一僅而獲安雖吉甫
當策勳而王室無烈可揚也詩人之善於立言如此

宣平獫狁之患同而宣以出征而興平以東邊而弱則後王

幹鑿當知所法戒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采芑美宣王命方叔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鞶革

芑苦菜即苦蕒也田一歲曰舊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方氏叔行也涖臨也車三千甸徒盡行也周制鄉遂之外甸地出兵車以供六軍而大司馬軍制二十五人爲兩兩有兩司馬具車一乘軍五百乘六軍則車三千矣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單舉而言師猶軍也于盾試習也五兵以

盾扞外尤爲難習故特言試也。夔赤貌鉤膺馬婁頷有鉤下當膺也。本金路之設蓋因方叔有功而特錫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斨桃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瑋瑋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瑋蔥珩。

鄉六鄉也六鄉之中其田尤治也。約束錯文也。軼轂之旁出者衡軸也。所以貫轂者約錯爲飾猶後世朱轂之類鸞在馬口兩旁四馬故八也。瑋瑋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朱芾亦芾也。皇亦貌瑋玉聲蔥蒼色如蔥者珩佩玉也。

猷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隼似鷂而小色純黑魚尾鷲疾之鳥搏擊無失益以喻方叔之智勇無遺策也飛猶出征集猶振旅寓止戈之義也鉦鐃獨之屬伐擊也師行金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陳列也鞠練習也陳師鞠旅亦互文也伐鼓進師也振旅止軍也淵淵鼓聲闐闐盛貌

蠶爾蠻荆大邦爲隣方叔元老克壯其猗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雷顯允方叔征伐殲狄蠻荆來威

蠶無知妄動貌蠻南蠻荆楚本號也大邦王國也元老猶謀也言方叔以大老而壯其謀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霆疾雷也上三章極言方叔師徒之盛壽命之榮戎行之擊以見戰之必克

而不言所征之地。至此始言蠻荆。蓋以蠻荆後服。先叛。素號強
梗。而以方叔元老征蠻。執而建功者。征之雖難。蠻不敢不畏服
也。則不特方叔之先聲足以奪人。而宣王善於將將。亦可見矣。
蠻執之難。直薄郊圻。苟王不親將。則自戰其地。各有散心。亡
可翹足而待。若荆蠻之陸梁。雖強而遠。一良將足以定之。此
六月采芑親征命將之別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車攻美宣王殷同大田於東都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治也。同齊足力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此言啟行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草。圃田藪也。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行狩。舉行狩事也。此言行至也。

之子于苗。選徒蒐芻。建旒設旄。搏獸于敖。

之子。謂宣王也。苗。夏田名。選數也。蒐。芻聲。衆盛也。車徒不諱。而惟數者。有聲見其靜治也。敖。亦東都地名。此言選徒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縵。會同有繹。

奕。奕高大也。金。烏赤。烏而加金飾。諸侯之服也。會。來會也。殷見曰同。繹。絡繹不絕也。此言殷同也。

決拾既伙。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法以象齒爲之著右手大指以鈎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左手以遂弦亦名遂攸比也調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未即諸侯也同合作也柴說文作柴謂積禽也此言大田也

四黃既駕兩駟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猗偏也駟隨服前行則不偏出矣馳馳車之法也如破如破的也此言射御皆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蕭蕭悠悠皆整暇貌但聞馬鳴人無聲也但見旆揚車亦止也徒步卒御車御也驚擾亂也大庖王之庖也不盈取禽有度也古者田獵獲禽取三品上殺奉宗廟次殺供賓客下殺充君庖

每禽取三十焉每品得十其餘以頒於衆是以獲雖多而庖不盈也此言終事聲頒禽均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征行也聞聞師行聲也聲人聲也君子有德之稱大成既股同而又大田賓軍大禮皆告成也此乃總序而深美之

厲王暴虐非特獫狁荆蠻爲患諸侯亦莫不各有離心故六月采芑之德繼以車攻所以攝攜貳振王綱也然終之以君子大成則宣王之中興豈有他哉亦惟道齊之以德禮而已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美宣王時田西都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伯馬祖房宿之神。祭之以禱馬也。因田而禱。戊日即田日。非馬
禱而擇日也。從。從禽也。醜。衆也。言禽衆也。此田於阜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麋麋。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差。擇同衆也。鹿北曰麋。麋麋多貌。漆即洛也。水出今西安府同
官縣北高山。沮水出陝西郿州中部縣西。二水合於西安府耀
州南東南入渭。餘詳禹貢漆沮既從注所。田所也。此田於澤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祁大也。獸趨則儻儻。行則俟俟。三曰羣。二曰友。左右從田之人
也。此田於原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此總上三田而言。一矢而死曰殪。小極於豨。大極於兕。舉小大以見所獲之多也。御。備也。御賓者中殺也。醴。五齊之一。所以享神的醴者上殺也。

記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所以張皇六師。安不忘危也。故車攻爲股禮。吉日爲時事。

鴻雁三章章六句

鴻雁以民勞。傲宣王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隨時南北而不停飛。喻民勞也。征。遠行者矜苦也。行者有

勞於野之昔而鰥寡之苦尤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澤數也垣築垣也垣一丈爲堵究終也此言居者又有築室之
勞也其辭曰雖勞而安其意則以爲雖安而民力已悉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嘯
嗷嗷哀聲也哲智宣示也以哀鳴喻作歌之意而又分哲愚以
微王也

宣王中興榦毒不能無事然當衰壞之餘而征伐會固田狩
考築一時百廢俱舉雖迫於不得已而民能堪命乎此詩人
所以深憂而致微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庭燎美早朝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如何問夜早晚也其語辭中也東薪燎之於堂下之庭曰庭

燎天子之燎百枚爲束君子入朝諸侯也將將鸞鑠開遠之聲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噦噦聲近而切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熏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晨近曉也熏火氣也火將息而餘煙氣也既至而觀其旂則

辨色矣

讀此詩而知與檜曹之羔裘好罽主風之君子陽陽其氣象不同其神情亦異此所以能中興也

沔水三章章八句

沔水責難於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駛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以水之入海喻人本尊王也。飛喻揚威。止喻偃武也。兄弟以親言。邦人以衆言。諸友以任言。皆與共國之人也。而莫肯念亂。則寡助甚矣。然人誰無父母乎。以微宣王果能幹臺。則諸人自無不親親而共念亂。

也

河彼流水。其流湯湯。駛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取流盛貌。揚振作之意。泉流之水必有歸。隼疾飛之隼不
忘振作。皆循道也不蹟不循道也。蓋追指厲王而言起而且行
憂之深而不能安處也。弭止也。

駛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此章脫首二句。率陵言隼亦必有所循。以喻人之不可忘敬也。
訛。偽德。傲也。衰世民情易生驚擾。故多訛言。不可不做而思所
以安息之也。不敢斥王。故曰我友。蓋謂師氏保民之屬。司諫主

糾德亦曰勸之朋友敬本於誠情已以敬則民安而訛言自息
矣謔言乃偽之言訛言所由出也其譽言不與也

衰亂之餘人心離而易動惟不蹟之爲害甚也然蹟亦無他
惟主於摭探本而言責難之義備矣

鷓鴣二章章九句

鷓鴣詩宣王也

鷓鴣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其下維錡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鷓鴣名皋澤曲也九者極其深遠喻王居有密猶後世言九重
也鷓鴣善鳴而聲遠閉喻王者之言行樞機動及千里也則修身

爲要參然身於何修莫切於用賢魚喻賢人也賢人在下猶魚之潛也淵言其深者言其近見賢無定存立賢貴無方也然求賢雖急而知人又難園者羣材彙萃之地固可樂也乃樹檀而下有樗則愛當知其惡矣山石而可爲錯則惜當知其善矣已無偏任而人不求備是用賢之要令聞之基也

鷓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于野喻化民于天則格天矣次言潛淵蓋大賢不自炫尤當深求也樗之惡小穀之惡大錯之所攻者取攻玉則所全尤多矣較上章義俱加一倍爲錯攻玉又作詩者自表納誨之忱也

上篇之義似參差此篇似抑而皆列於小雅者自治雖嚴義未及乎天下也

彤弓什十篇四十章二百六十一句

脫二句止二百五十九句

祈父什二之四

祈父三章章四句

祈父刺不體臣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圻通祈父司馬也書圻父簿違是也不可斥手故曰祈父爪牙鳥獸所以爲威者王之爪牙虎賁之士也恤憂也虎士有

微事則奉書使四方故云無所止居也

祈父于王之爪士。胡轉于于恤。靡所底止。

士虎士也底至也

祈父豈不聽。胡轉于于恤。有母之尸饔。

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能養母而反使母主中饋之勞也

宣王中興征伐會同使事旁午蓋有出於不得已者不能體下而使轉恤靡居固於君道有所未盡然人臣致身於君則移孝作忠不遑將其父母此天地之經鹿鳴四牡禮賓官始之義也世衰道微身爲虎士不能竭其股肱而訟言於不聽有母曾不如下國陟岵猶存忠厚於此見先王之澤既新而

民易於怨上也。聖人鍊祈父以下四詩，益非僅爲刺宣王，抑有世道之感焉。

白駒四章章六句

白駒傷賢者，決去不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潔白也。駒，賢者所乘也。場，場人所掌，以其爲賢者之駒，故不繫於校人之牧，而繫之於場，猶祭牛繫於國門，粢異之也。苗，果蓏之苗也。繫，絆其足維繫其轡也。伊人，謂賢者也。焉，猶此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藿，葉也。客，上賓也。

皎皎白駒。食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此章極爲招隱之辭。言文韜賢爲國華。來則國有光也。公侯至尊也。逸豫至安也。無期至久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優游獨樂也。遁逃避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章因賢者必不肯留而實餞之也。空谷者無人之地。賢者所隱也。生芻一束念賢者之秣駒而仰其廉潔也。如玉美其德也。金玉其音喻其貴重不欲使人聞知也。毋有遐心雖不可臣猶冀其可親也。

禮賢至此可謂極盡敬矣而賢者決不可留何也。蓋哲人

見幾不俟終日。宣王撥亂中興，豈非英主。然易世而西，周遂
言雖曰天運，必當時人事有非先王之舊者。賢者出而應世，
即無君子過化存神之妙。然行義達道，必求自遂，其志否則
寧窮餓而不悔耳。孟子曰：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
之。其在斯人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刺俗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
我邦族。

人之所止，當於至善。穀相皆惡，木桑有喪亡之意，皆不善也。而

集焉是志於爲惡也。故託黃鳥以刺其令。啄我粟。貪而不義也。異鄉孤寓。不共於恤。而反侵刻之也。殺善旋。回復反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明析義理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周禮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不愉而新。吐之治聽於旅師。故敏任。悔言於閭。胥此所以民德日厚。而來歸如市也。此詩所刺。豈非上失其職。而下亦非其俗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刺不恤昏姻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行野喻無蔭求蔭於惡木喻依於不善之昏姻也壻之父婦之
父相謂曰昏姻就居非無故以昏姻故也而不見畜則惟有復
家而已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蓬牛類慈菜也采取而得慈菜亦以喻昏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或不以畜亦祇以興
萬當亦惡菜也馬杜曰特新姻雄豪故仰而求之也成同誠祗

適也。誠不以新之富而厭我之貧，亦適以其新而異於故耳。婉其辭以深譏之也。

黃鳥欺蔑孤寄，強凌弱也。行野不恤昏烟，富厭貧也。卅之壞也，勢利爲之亂階而弑父弑君，喪家亡國，基於此矣。此宣王雖克中興而無救於幽王之敗也。

斯于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于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于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有序也于水涯也幽幽山北陰暗也言暴室臨水面山踞

形勝也以下皆頌禱之辭竹松本不彫而苞茂則尤加盛也猶
謀也同室之親莫如兄弟相好不相謀斯苞茂可長保也觀後
伯服子克子頽子帶子朝之亂則詩人之言益信非僅鑒於管
蔡也

似續妣祖。蔡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言語。

似肖續嗣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后稷也。寔路寢大室及東
西夾室也。南北垣各六十步。東西垣各二十步。則百堵也。戶大
室向堂之戶。凡室之南東牖西戶。其外爲堂堂北爲戶牖之間
則戶在大室西南也。

約之闕闕。林之素藁。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約椽皆施設也。閣以度舍橐以蔽衣閣。閣橐橐左右夾室皆有也。去古驅字字專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彙斯飛君子攸躋

上章言室內器用之備此章言堂上形勢之嚴跂踈立也翼張拱也棘急也矢行急則直也革去故也鳥羽希革則體踈暢也彙五色雉飛則光彩照耀也跂翼則高而蒼矢棘則遠而直鳥革則廣而暢彙飛則煥而章躋升也升以聽政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極噲噲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寧

此統寢室內外而言殖殖正直也庭門內也覺高大也極柱也噲噲小而通暢也正向明處也嘒嘒響應聲也冥冥安也冥則

深邃而響常應也寧休息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蒲席簟竹席也夢者人之精神因靜而生者也周禮六夢皆有吉凶以下皆頌禱之辭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大卜之屬祥吉之先見者也熊羆獸之猛者故爲男子虺蛇蟲之隱者故爲女子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寢之牀尊之也衣之裳尚飾也弄之璋尚德也半珪曰璋。嗶嗶
大聲也朱芾天子諸侯之服。皇先天貌室家君手有室有家爲
君爲王也。

乃生女子戴寢之地。戴衣之襦。戴弄之反。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
無父母貽罹。

寢之地象地順也。襦祿也。襦取其保。反取其合。宜家之道也。無
非盡婦順也。無儀無義事也。唯但也。唯酒食是議。無彼遂在中
饋也。寢憂也。末句兼統男子而言。子能克家。女能守貞。則不貽
父母憂矣。

考室常事耳。何以亦形於咏歌。蓋王者以天下爲家。則治天

下之道固以齊家爲本也。景王之崩，子朝爭立，春秋特書王
室亂，治亂之基，豈在他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持純古通言色純也。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牯者，九十非牯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濺濺然，响而動其耳濕濕然，濺濺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饑。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何揭也。蓑衣笠冠所以禦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爲物三十也。何負言牧之勞。養笠言器之備。爲牧者能不辭勞瘁。木患陰雨則物無不阜。若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曷麤曰薪。細曰蒸。雄雌牛羊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損也。崩羣疾也。肱臂既盡也。升入牢也。善牧者順物之性。而物自無不順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

此章頌禱之辭。物莫多於魚。人眾如魚。極言其盛。非屢豐年而休養生息不能也。軍行旒在後。旗在前。旒而爲旗。喻宣王中興於前。王爲繩。或於後。王爲締。造也。溱溱和順貌。家肥則國與天下皆肥矣。

考牧雖主牛羊而牧民之理寓焉。八政養民以食爲首。故卒章歸之年豐人眾。而又探其本於家齊也。蓋考室成已也。考牧成物也能盡物性者有不先盡人性者哉。有不本於盡其性者哉。

節南山八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委政尹氏使任小人以致亂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山喻王石喻尹氏皆言其高而在上也赫赫顯盛貌師太師三公也尹尹吉甫也舉其氏而不字尊之以醜之也惓憂極而心生火也不敢戲談者不敢爲傲文刺讓長譬遠喻以明己之所以實言忠告也卒終斬絕聲察也言遭厲王之亂國已終絕今何爲而不察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

言無嘉惜莫懲嗟

實猶材也傳曰我落其實而取其材積美盛也南山高太生物
衆多喻國未嘗無賢也而師尹不平則人不爲用矣平者治天
下之要師尹之職也師而不平何以爲師乎薦荐通再也瘥病
也薦瘥亦承厲王而言天運正當再病故喪亂多而民言不善
也惜莫懲嗟者言天民如此亦可惜而憂矣而王與尹氏莫知
懲創能不爲之嗟歎也哉

尹氏大師維周之祚東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
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氏本也大師主論道經邦是國之本也均爲旋轉成物之器既

秉其器則當任其事也維持吐納也不迷不疑惑也弗惑也師
掌官成以治凡六官之貳也言尹氏既不勝維吐之任而使人
迷惑是不知惑昊天之夜亂參而又空我師而無佐貳之人可
乎斥其不用賢而自專也

弗躬弗親庶民不信弗問弗仕勿問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
瑣姻亞則無膺仕

躬躬行也弗躬則庶民弗親以其弗信也問下問也不能躬行
則當問於君子躬與問皆指王言弗問則君子弗仕以其不可
問也君子有德之令式用夷乎已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
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膺厚也王惟不平故用尹氏使姻亞皆得

膳仕耳。若平則必已。尹氏自無小人之殆。瑣瑣者亦無膳仕矣。
昊天不備。降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
子如夷。惡怒是違。

備均鞠窮。誥凶惠順。戾幸也不備不惠。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
若天運使然也。屈至闕息。違遠也。怨天不已而又返之於人。言
使有君子者。至則民之亂心自息。君子至而用其平。則民之惡
怒亦遠矣。極言尹氏不可用。當求君子反覆深切之至。以見天
運雖或使然而苟盡人事。未嘗不可靖民。即無不可回天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
自爲政。卒勞百姓。

弔閔也。又言不爲天所闕，故亂無時而定。用且月生而民愈不寧也。酒病曰醒，憂如醒爲秉成者，憂也。秉均者尹氏而受其成者王也。不曰王而曰誰，若異人任深微之也。王秉國成而不自爲政，專委於尹氏，有不勞百姓者乎？勞苦也。百姓百族百官也。辛勞百姓猶言爲諸侯憂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購矣。

首後曰項，前曰領。馬首俯則項，長仰則領。長俯仰上下將行之狀也。蹙蹙，國亂而削也。靡所騁，諸侯皆畔也。外無可依，不得已則仍返諸內而無祭在朝，又皆小人也。茂，盛憚悅也。相惡正茂。

視之如以矛相刺宜其不相悅矣乃惡甫夷而相得又如飲之相嗜蓋其好惡無常住私而不可測故國日趨於亂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治國者不得其平蓋亦天運使然故又直曰昊天不平然昊天既不平而我王尚能寧乎由是而思主又安可不懲其偏任尹氏之心而反怨人之正王也家父時大夫家氏父年老之稱凡人幼名冠字長稱伯仲老則父之也誦樂語也詩可合樂又可誦也究窮訛動言聚也窮王之訕度幾動王之心而聚萬邦之渙也與首章不爲戲談相應

此詩言尹氏言家父與春秋相表裏見西周之亡東周之弱皆以世卿專政不得其平故致亂也然曰氏曰父正著其卿之世疑爲一人則不可耳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六句

正月刺幽王廢褒姒任羣小爲天下獨夫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良我小心癡憂以瘳

正月純陽之月歲四月也繁多也正陽用事而霜降且多陰盛侵陽也將大也獨獨夫也獨夫不可以斥王故以爲我獨而念之也京京亦大也繁霜在天豈不足畏訛言在人豈不足恤故

其憂愈太。憂既大，則心不敢不小。瘋憂幽憂也，瘁頭創也。主爲元首而不手，是頭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瘡疾甚也。主之不善，若天使之然者，故以爲生於疾甚之時而歸怨於父母也。不先不後，適丁是時也。莠醜也好言固自口出，莠言亦自口出，言不可不慎也。愈愈益甚也。憂心益甚，憂莠言也。主之莠言多矣，能無侮之者乎？

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惇惇無助。貌念我無祿。猶云王祿盡也。民統周人而言。即大雅民之初生。厥初生民之民也。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俘亦爲臣僕。言王之不善。非特自致亡國。并累及無辜也。從求也。王祿既盡。則凡王之人。於何求祿哉。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以烏喻人之無可依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侯維也。大者薪。小者蒸。言林中生物之盛也。方殆將有喪亂之禍也。夢夢昏昧如夢。不顧念也。言林猶生物而天乃任民之殆而不顧也。然天以好生爲德。夢夢者特其未定身。若其既定未

有弗勝生人之念而使之殆者也。皇天上帝夫之神也。夫天神至大。果定而於人猶有弗勝。豈其於誰有所憎乎。憂思深切。惟有咎天而亦若不可解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岡陵與山高卑懸殊。參而今以岡陵爲山。則訛言無所不有。可不懲乎。故老國老。達尊也。占夢決疑者也。烏之雌雄。是非一定者也。故老占夢。皆不懲訛言。而以王爲聖。是皆悉於欺王。而不敢直言也。上日驕而下日陷。是非謬亂。有不日趨於殆者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雖號斯言。有倫有脊。哀

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曲躬躋接武也天高地厚而不敢不局躋者有天下者不可不敬慎也號呼倫理脊序也物之有次序者莫如脊也蜴蝥也虺蜴皆陰毒之蟲言號呼而爲局躋之言以言之有倫脊而必不可忽也何今人之徒肆毒螫而不顧倫脊乎今人即下當今言其徒爲亂階而不知有五也

矐彼阪田有菟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亦不我加

阪者曰阪菟或當作冤屈盤魏特特牛也抗不安也牛既孤特又當阪下之田非安牧之地也以喻天之抗人亦如之彼謂臣

民也。則法也。執拘迫也。仇仇言相讎之衆也。言人皆求王爲法如求之而不得。則且將拘迫於我。盡人與我爲仇。亦不待於用力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結憂之甚而不可解也。正正月也。厲者繁霜陰盛危亡之兆也。火田爲燎。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嬖妾褒國姒姓也。威火自熄也。宗周席文武之業。赫赫然如燎之揚。本不可滅。而今自威者。則以嬖褒姒故也。陰盛由於女寵。探本而切言之。或冀王之一悟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上章言褒似禍足戚周而時尚未成則猶可爲也故爲之究其終而望王之永懷焉窘困也陰雨喻患難也凡事能未陰雨而綢繆則雖陰雨而不窘若行道者不永其懷則行險既艱而又窘於陰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輔與車相依所以益車之不足既載即不可棄輸委也伯長者之稱既載而棄其輔必至委其所載載既輸而後將伯之助其有及乎言求治惟用賢而求賢尤不可不急也

無棄爾輔。負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此又承上章反覆詳言之也員數也三十輻共一轂慮有傷敗

悉數之必皆堅好也。屢顧于寧之意，僕御車者既不棄其輔，參而又必負其輻，且顧其僕，詳慎之至也。夫如是，則載可不至於輸，而且踰絕險矣。然王曾不以是爲意，何哉？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灼。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魚蓋詩人自喻也。魚以得水爲樂，然拘於小沼，則亦不能自遂。參言王雖尊禮之而不用，徒爲虛拘而已。猶上橐爾輔之意也。次二句雖因魚而言，而取義又別。蓋以起末二句也。灼者，也。夫莫見乎隱，惟其物本無則人無可見。如沼既有魚，潛於其中，雖伏而亦甚著，以喻亂雖未作，而其機已伏，不難見也。慘慘憂貌，爲虐當時所爲之虐政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餼。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彼謂羣小也。洽比皆合也。云古雲字。言交接往復如雲之興也。
慙慙盛貌。言羣小止知目前之樂園。不足責若王爲獨夫。則不
能不深憂耳。

此此彼有屋。穀穀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榜。哥矣富人。良此
惇獨。

此此小貌。穀穀。陋貌。猶云齷齪齷齪也。有屋有穀爲富人也。然
而民從此無祿。參與第三章。應也。天凶。短折也。椽害也。民而至
於無祿。必天之有意。天椽之亦無所歸咎之辭也。哥。可也。無兄
弟曰惇。無妻子曰獨。民既無祿。則王之所爲止。可以富羣小。而

王之惇獨無助不亦可哀也哉傷其必不能終也

節南山刺王偏任世卿以致不平其敝在無知人之明猶未極致亂之本也此詩特揭褒姒之威周而終始反覆於獨夫之必至於無祿蓋獨夫即爲天下所共棄而女寵又爲致獨之本故其哀號而言視上篇尤深切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刺幽王嬖褒姒而羣小遂營私無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十月純陰之月即陽月也交日月相會而合也朔始也月行遲

於日邊退而又與日會故云朔也卯當作酉傳寫之譌辛酉日
之輪枝也食蝕也見日之食而不見食者之形故云有食之也
醜惡也其象惡也日者眾陽之宗其食雖有常度然有其象有
其數則必有其事有其理君人者苟非恐懼修省以自祈於天
未有無其應者況純陰疑陽而日食其變爲尤大乎微虧也月
惟望日始盈則微固其常也日本無時或虧而被食乃大變也
民值其時將有亂亡之禍不亦可哀也哉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
日而食于何不臧

告凶者國家失道天出變異以譴告之也不用其行不順貞明

之軌也。政紀綱法度也。不用其良。羣小顯權也。月食。維常有晦。朔弦望也。日食于何不臧。必王者有不德而謫見於天也。

煜煜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崩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德。

煜煜。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也。沸騰。激蕩橫逆而行也。山頂曰冢。阜崔嵬崩下。陸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填塞。故爲陵。歷舉陰陽失節。山川崩震。陵谷變易。天地之道。盡失其常。惜莫甚焉。而今人竟莫之德也。今人即指下皇父之屬。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蹇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父南仲之後皇字父同甫皇父獨舉字羣小之魁也卿士六
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者也番家聚蹶插皆氏也伯
仲皆行也允亦字也司徒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皆官名也司
徒有大小大司徒與冢宰皆卿小司徒與內史師氏皆中大夫
膳夫上士趣馬中士爵雖尊卑不同皆六官之要職也仲允獨
不氏或承冢伯而言獨字疑尤爲皇父之黨也美色曰豔豔妻
即褒姒也煽熾焰也方處方嬖而處於內也承上章言所以致
變之由乃羣小與嬖毒內外用事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
予不戕。禮則然矣。

以下皆專怨皇父也抑發語辭時是也豈曰不時不自以爲不
是也作輿動也徹毀卒盡也汙停水菜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
所爲即無不是然使我興作亦當就我而謀乃不我謀而遽徹
我牆屋汙萊我田以使我於向且曰非害我也下之從去禮固
當如是也極言其違衆自恣不仁甚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皇侯多藏不慈遺一老俾守我玉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聖通明也都畿內公伯子之國蓋公爲大都方百里者四伯爲
中都方百里者二子爲小都方百里者一向東都畿內地名三
有事都之三大夫也藏蓄也慈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辭老老成

舊人也守衛也王在鎬京而祖父都向蓋室以行無人衛王也
有車馬者富民也以居祖向使富者亦蓋室俱往也譏祖父之
忠惟知貪利以自私也

誦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翼翼。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
沓背憎。職競由人。

從事從祖父之役也翼翼讒盛貌勉於役而不告勞可以無罪
矣然而又有讒之者則尚未能無罪也下民自謂也孽災害也
噂沓面則以口相尊而言之多背憎背則以心相惡而讒之切
也職主也競力爭強勝也言此孽非降自天自爭強之人不得
不虛詭譎諂以相害耳蓋非特祖父一人之惡斯世人情營私

醜乎無不皆然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瘳。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悠悠長也里三十五家所居也瘳病羨餘徹均也同里類同族屬故傷其病當是時四方非必有羨也民亦非能有逸也而以爲羨且逸者極形己之憂勞身天命既不均而終不敢傲友之遵安於遇也

幽王廢一褒姒而變異頻仍內外大小臣子無不離志解體當時親賢如鄭桓尚不能無執檜之寄皇父諸人亦猶是身曷足怪乎然則此詩之存固非爲刺皇父爲刺幽王也不亦

爲後世大戒也哉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雨無正刺幽王也。爲責羣臣離畔之辭。題不取詩辭而別名雨無正。其義大矣。兩者陰之所爲也。正者陽之所爲也。陽盛而得其正則雨亦順陽而施。以成陽之功。猶君爲主而臣爲佐也。幽王之時。正月純陽而繁霜。則陽微。十月純陰而日食。則陽熄矣。陽熄是無正也。無正是無王也。於是陰雨交作。羣臣各營其私。而天下大亂矣。是時之後。王室卑而諸侯恣。天下分爲十二合而爲七。極之秦項。萬民塗炭。六百餘年。至於漢祖始定一尊。

而民得休息。蓋陰盛無陽。天下不正。如此其久也。此兩無正之名。所以繼正月十月之後。而以小名篇。又繼兩無正之後。且不一而足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浩浩天貌。駿亦大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言昊天之所以大者。以其德之大也。今乃不見德。而多降喪亂饑饉。以斬伐四國乎天。一而已。旻言其大。是言其仁。疾威暴虐也。伏藏淪陷胥相鋪徧也。天惟愛人。故必圖慮人之有罪。無罪而後降之罰。今乃肆其疾威。有罪者反得藏匿。而無罪者則盡陷而徧及之。是

無刑罰也。不可斥王。故歸之天以發其端。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爲惡。

周宗宗周也。未滅而云既滅。有必滅之兆也。故云靡所止戾。戾至也。正。掌官屬六官之長也。大夫。中下大夫也。離居。離散各居其私邑。畏王之暴而避禍也。勸。勞也。三事。三卿也。三事大夫。內外諸侯之卿大夫也。邦君子。男之君。諸侯。公侯伯之君也。莫肯夙夜。朝夕亦畏王而離居不朝也。人心離散至此。庶曰王改爲善。乃反出而爲惡。則宗周之滅。誠不可挽矣。深微之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

不相畏。不畏于天。

如何昊天亦以天傲王也。辟法也。法言既不聽信則雖欲行而何往乎。靡所臻無可往也。凡百君子又假羣臣以傲王也。敬之爲用簡而無不諉能敬其身則必無畏如之惑矣。知敬則生畏不相畏不敬之故也。故雖內外皆畔而王不畏也。然天子者天之子也。王即不畏人之畔獨不畏於天乎。蓋天怒則非特國家之害而身亦且不保耳。

戎成不退。餓成不遂。曾我誓御。惜惜日瘳。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戎兵遂進也。誓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蓋如漢侍

中也。懣懣憂貌。朱子曰：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替御之臣憂之，而懣懣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問王者，雖王有言，亦僅順聽而答，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嗚呼！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則諸臣豈不大失君臣之義然？王之所以致此者，又豈無故哉？蓋亦以責臣者責王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朱子曰：言之忠者，當世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言如水流之順，而躬亦處於安。刺王惡，忠直而好諛佞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此承上王惡直言而自悔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難且危也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是得罪於君也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又見怨於友矣是進退維谷也然友之怨責以義也王之得罪王之不王也夫亦深切著明矣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此又承上友怨之義以怨諸臣也遷自私邑來遷也王都王城也予諸臣自予也未有室家無家於王都也鼠思猶癡憂也鼠思至於泣血而又無言不瘞表作詩之意見非止馬離居者言

也末二句詰未有室家之爲支言特畏忌王之不王而不肯來耳

幽王之惡至使大臣貴戚內外臣工無不避難離居則當時空國景象蓋不可以言語形容善而王尚恬然覆出爲惡至使替御之臣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於天怒人離之際而仍無救於亂也豈非天行當無正之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哉

祈父什十篇六十二章四百三十六句